

爱的接力



愛的接力

甄茹 瀚海孤舟 选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的接力/甄茹，瀚海孤舟选编.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 4

(水晶心·第二辑)

ISBN 7-5404-3491-0

I. 爱... II. ①甄... ②瀚... III. 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27888号

爱的接力

选 编：甄 茹 瀚海孤舟

责任编辑：徐应才

书装设计：波仕杰设计策划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大道2号 邮编：410014)

印 刷：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7. 125

字 数：180. 000

2005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404-3491-0/I. 2165

定价：16. 8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爱的接力

充满着爱的家庭才是真正幸福的家庭，书中故事充满了亲情的温馨和甜蜜。希望中小学生读了后，能个个仿效书中人物，爱祖辈、爱父母，自觉成为爱的接力者，让爱一代一代生生不息地在家庭传下去。

书装设计：波仕杰 Bosinger.net

责任编辑：徐应才

选 编：甄 茹

瀚海孤舟

第一辑 水晶心

妈妈的爱有多长

父爱如山

爱父母是我们的福气

家是讲爱的地方

爱的沐浴

第二辑 水晶心

闪光的母爱

与爱同行

爱的接力

爱的生命幸福无限

爱与身体一起成长



CONTENTS

第一辑 至爱无言

- 005 奶奶的跛脚
- 009 常回家看看
- 018 诚心“骗”钱
- 022 拾荒的母亲
- 027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感动
- 030 父亲的秘密
- 037 一只背袋
- 040 至爱无言
- 045 幸福是用胡萝卜雕刻出的花朵
- 052 尽在不言中
- 056 一封永恒的安慰信
- 058 饥饿的一九六一年



家
庭
教
育
文
摘

第二辑 父母是爱的老师

- 064 心 愿
- 072 我战胜了听力障碍
- 078 爱的赛跑
- 086 脚下的路
- 094 爱的寻找
- 101 世上只有“妈妈”好
- 110 战友遗弃的孩子
- 121 母亲的心
- 127 命中有爱
- 135 两张欠条
- 139 遗 书
- 142 神奇的记忆瓶
- 149 继 父
- 156 飞越仇恨的天空
- 163 心有千千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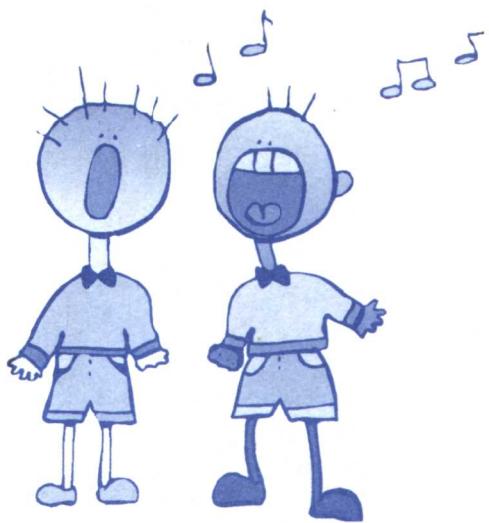
第三辑 爱的呢喃

第三辑 爱的呢喃

- 172 给儿子的一封信
- 178 给女儿的一封信
- 184 给我未来的孩子
- 187 一位母亲给女儿的信
- 190 写给女儿
- 197 给儿子
- 207 最后的尊严
- 213 致吾女
- 217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
- 221 如果你是天使



第一辑
•至爱无言•





奶奶的跛脚。

005

至爱无言

大约在我八岁的时候，奶奶从木梯上摔了下来，右脚踝处骨折、错位。有一点骨伤科实践经验的爷爷那天晚上为奶奶复位，接骨。试了两次都失败了。后来听爷爷自责地说：“那天晚上，你奶奶痛得叫声吓人，第二次差点昏了过去。”我能理解爷爷是因为当时心软，手软，没有成功。毕竟面对的是自己老伴撕心裂肺般的疼痛的叫声。好胜心极强的爷爷也不愿意送奶奶去公社的医院。他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因为爷爷为我们村及周围的邻村的老乡们医好了很多骨伤病人，而现在连自己的老伴都医不好。

奶奶摔断脚以后，在床上躺了没几天就开始用两只手撑着一条板凳为家人烧饭，做家务。那时，家里有四口人：爷爷、奶奶、八岁的我和六岁的妹妹。奶奶有两个儿子：我父亲是老大，在我三岁那年，因公去世了。我小叔当了八年的兵。他当的是海军，八年在大海上，从未回来过。家务活全部由奶奶一个人承担。我想不起来奶奶躺在床上的那几天，我和妹妹的饭是怎么吃到的？爷爷是个典型的农村的大男子汉，从来不懂得伺候人、体贴人。估计那几天，仍然是奶奶忍着剧烈的疼痛，为我们张罗着每一天的



饭菜。长大后，我才知道那是怎样的疼痛……

在我的记忆里，奶奶从来没有被人关心和体贴过。她经常讲的一句话是“我要是有个女儿就好了！”后来奶奶还喜欢讲的一句话是：“我孙子孝顺哦！”

不记得奶奶的脚过了几个月才可以走路的。但那只脚跛了。那只跛了的脚一直伴着她走进天堂。那只脚给奶奶带来多少的痛苦，只有奶奶自己心里清楚，只要哪一天路走远了一点，或者太劳累了，她的脚到了晚上就肿得连鞋都脱不下来。睡觉前，就用手摸着那只脚，说：“唉！我真是活受罪哟！印华，我小儿，你看看奶奶的脚哟，又肿了！奶奶吃了多少苦哇，你要记住哟！”我便低着头，轻轻地摸着她那只肿得像馒头一样的跛脚。除了我，我没有看见其他的什么人来看看奶奶的脚，来问问她痛不痛！

冬天，奶奶常常因为太冷，晚上脚痛得睡不着。我不知什么时候就主动把奶奶的脚抱在怀里，焐着睡觉。每当奶奶觉得脚稍微暖了一点，就开心地笑出声音，并说：“我小儿，你困吧。奶奶的脚不冷了。”其实那些日子，我对奶奶的依赖太大了。我一直都恐惧着哪一天奶奶会死。有时，抱着奶奶冰冷的脚，耳朵总是竖起来去听奶奶呼吸的声音。而奶奶睡觉时一点气息声没有。有时，实在不放心，只好假装起来小便，轻轻走到奶奶睡的那一头，把脸凑近奶奶，去听她的呼吸声。听到了，才放心地去睡。有一次，奶奶并未睡着，看见我在她面前，她以为我在淘气，同她开玩笑。她轻声笑着说“这是哪家的小猫，还不去抓老鼠去。”我高兴地钻



进被子里，那一夜，我一定睡得很香。

洗山芋、熬山芋糖和洗萝卜给猪吃总是在冬天。每次总是奶奶跛着脚去洗，一洗总是几十斤。每次回来，她的一双脚总是湿的。“我的脚哟，跟鳖啃的一样哟！”我一听这句话，就赶紧把火钵里的火拨旺，让奶奶来烘。可每次不到几分钟，奶奶又穿上那双冒着湿气的鞋去切山芋或萝卜去了。稍大一点，我主动要去洗山芋、洗萝卜。奶奶总是心疼地说：“我小儿乖，你洗不干净哟！”然后，把我的一双冻得通红的小手塞进她的胸口的棉袄里，连声说着：“我小儿冻死了，我小儿真孝顺哟！”每次听到奶奶的这句话，我心里就会有种骄傲和快活的感觉。

落雨下雪，奶奶总是换一双很旧的但仍然是她自己手工做的布底鞋在院子里，在屋前屋后跛来跛去。爷爷有时坐在堂屋里抽着烟，对着屋外的奶奶大声地骂道：“你看你，又把一双鞋底蹭烂了！”奶奶有时会不高兴地顶他一句：“你么事不买双胶鞋给我？”有一个雨天，奶奶把爷爷的一双四十三码的大胶鞋穿着，准备去院子里喂猪。她一抬脚准备走，大胶鞋原地不动。奶奶又气又骂：“你爷爷从来不给我买一双胶鞋！”当时，我下定决心，等我长大了，一定给奶奶买一双胶鞋。遗憾的是，我工作后到哪都买不到奶奶那种小脚穿的胶鞋。

每次季节变换或天气不好时，奶奶那只跛脚痛得让她呻吟着。严重时，奶奶受过伤的脚有时痛得都站不起来。我一看见便跑过去，把奶奶扶上床。上床后，我帮奶奶掖好被子，并

把我的小被子压在那双小脚上面，然后再回到桌旁做作业。中间我还抽空去问问奶奶，痛不痛，冷不冷？奶奶有时稀里糊涂地说：“天亮了，你还不困呐？你爷爷都要起床上街里去喽！”我不知那个时候，奶奶是不是在发烧。奶奶从来不说自己哪儿不舒服，也从来没有人问过她。

奶奶一辈子都没有被人关心过。她是随她姆妈要饭到我们这个村庄的，然后就被留在我们家给我爷爷当童养媳。奶奶是多么可怜，多么孤独。奶奶把她的爱都给了我们，给了我那不太讲道理、又不心疼人的爷爷。我不知道，奶奶在需要别人帮助和关心的时候，她是怎样克服困难的。也许正如奶奶所说的：“我的眼泪都淌干了！”

奶奶去世已经十二年了。每当我回忆起她一跛一跛的身影，回忆起她躺在床上无声地流泪的样子，还有我孝顺她时，她那无比自豪和幸福的样子时，我的泪水总会沾满我的双眼。

我衷心祈愿奶奶在天国里有一双健康的脚……

● 章印华



常回家看看。

009

至爱无言

老妇人不大情愿地从梦中醒来，她没有立即睁开眼睛，在那种半梦半醒的状态之中她尝试着将梦中的片断重新拼凑起来，以图重温旧梦。突然一阵抖索她坐了起来：为了适应午后的阳光，她眨了眨眼睛。她差一点忘了今天可是圣诞前夜呢！是美梦使她暂时忘却了，现在想起来了，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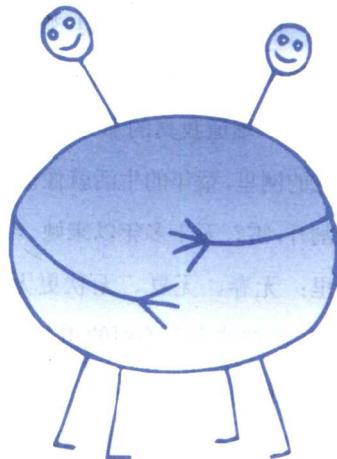
“唉，我得起来了，否则我永远都手忙脚乱的。”

但是她还是没有动，她实在是留恋刚才的梦境，这梦又把她送回到遥远的从前，几乎是七十年前，七十年？片刻的恐惧攫住了她“难道我真的那么老了？”早已逝去的岁月多奇特，在她记忆的网里，童年的生活就像被透明的似雪的水晶与后来的岁月分割开，雪？五十多年以来她一直生活在这个没有季节之分的国家里：无春、无夏、无秋更无冬。冬天那纯白的雪和浓黑的黎明，那玻璃窗上美丽的霜花多么诱人，尤其是那圣诞节的雪多么令人向往 大教堂的钟声轰响着驱赶着城市的黑暗，街灯穿透厚重的窗帘——抵挡寒冬的厚重窗帘。

那时她跑过空无一人的街道奔回家。去窥视布置一新的房间，暗自欣赏那装饰一新同时又挂满礼物的圣诞之树——那是烛光闪烁的常青之树。

钟声轰响着，有力而又庄严，打破冬日的长夜。“——叮——当——叮——当……静安夜，圣善夜。”这动听的歌声在寒冷的空气中是如此的清新悦耳！一路奔回家，高腰系带皮靴嘎吱嘎吱地踏过路面的积雪，脖子上的长围巾在胸前上下摆动，针织帽子上的小绒球在头上荡来荡去。那时候她有多大？六岁？或七岁？那种奇特而又神圣的情感，在大教堂钟声的陪伴下似乎含有某种不祥的征兆，然而在快到家时，却知道原来是很安全的。

跑上小台阶，推开屋门，把买的东西放在钩针编织的台布上。“那时女人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时间钩设计如此精美又有美丽金蝴蝶在花丛中翩翩飞翔的台布呢？”这时妈妈已经小跑过来拥抱她。闻一闻油酥糕点的清香，在火苗上窜的火炉前脱掉一层又一层的衣服，而伴着这一切的则是一直轰响的钟声。上床睡觉时也仍然在惦记着早上起来时，礼物是否





就已经挂在了圣诞树上。

许多年过去了，她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期待：一个姑娘的独有的对圣诞礼物的企盼之情。这种盼望日夜缠绕着她，那是种有着字母游戏的礼物，所有的字母都是用厚纸板剪成，然后胡乱堆在盒子里，在黑盒子盖上有涂成白色的凸拱，玩的时候就把字母摆上面组成单词，虽然现在已想象不出那有什么特殊的，或根本就没有什么好玩的，但她却仍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那种等待的煎熬。

按习俗所有的礼物都已经挂在了圣诞树上，第二天清早父母早早地就在偷看孩子是否已打开了她的惊喜。但这一次她已等不到早晨了，半夜她偷偷溜进父母卧室，站在父亲床边，一缕月光洒落在父亲脸上把他惊醒，这时他才看到她站在那，父亲立刻恍然大悟，他用毯子把她包起来，然后父女俩蹑手蹑脚地来到餐厅。在圣诞树下的一堆书、玩具和衣物中间有一个黑盒子。她的快乐溢于言表，她激动得紧紧地拥住父亲，紧紧地。

老人叹了口气，从床上她能看到下面的花园，外面静悄悄的，一层薄烟浮在灌木和热带花上，它们彼此缠绕，以至于想分辨出哪是花园小径已是不可能。因为她没有钱，雇不起花匠收拾花园，她只能请得起老波蒂诺娜为她烧饭，她苦着脸咧嘴一笑，她还没我老。

突然这梦从她身旁消失，对了，孩子们今天将来看她，她差一点忘了，她的儿子、女儿及他们的妻子、丈夫、所



有的孩子们，那时房子又将充满欢笑嘻闹声，但只有这一晚会像从前一样。不灵便的脚摸索着穿上拖鞋，借助于床头的支撑她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站稳后才开始穿上外衣。我怎么差一点忘了，她又想“今天是圣诞节吗？”她一边用那沙哑而又断断续续的声调轻轻哼起“静安夜，圣善夜”，一边在饰物盒里找东西，在仅存的几件饰物中，她发现了她要找的东西——一小串已被岁月染黄的珍珠项链，她把它挂在脖子上。在这以前她就把她的珠宝分了，因为她早已到了不需要它们的年龄了，更何况她不希望一旦她离去她的女儿们为争抢这些饰物而彼此不和。

她最后拢了拢头发，打开屋门走下楼来。除了那只又大又老的钟发出嘀嗒嘀嗒声之外，没有别的声响，一道阳光投进楼梯口的窗户，灰尘在阳光里飞舞着。扶着栏杆她挪向厨房。厨房里所有的器皿都盛满了美食，都是全家人所喜欢的，孩子们很能吃，他们能把盘子舔得光光的。以前她曾经小声地抱怨过孩子们太能吃，每次都把食物吃得一干二净。她的丈夫——现在正在静享上帝赐予的安宁，则总是强调说：“让他们好好吃，让孩子们吃好绝对不是浪费。”

她坐下喝了一杯茶，又想孩子们要有谁能偶尔来呆一小会儿该有多好。毕竟她这儿有许多空房子可住。但是他们太忙。“我不能太自私了，总想让孩子们来陪我，可有时……唉！有时真是太孤单了，房子太空，每间屋子又都充满了回忆。”